

山西平遥方言复句关联标记“门”的演变*

——从后置到前置

史秀菊 郝晶晶

提要 山西方言复句中语气助词性的关联标记大多是后置的,但平遥方言的关联标记“门”发生了由后置到前置的变化。关联标记“门”是由单句末的语气词“门”发展而来,“门”由后置到前置是结构的重新分析。重新分析的诱因是紧缩句的高频使用模糊了前后置的界限,更重要的诱因是“门”成为话轮前后句语义关联的标记。不论后置还是前置,“门”都符合“联系项居中”原则,发生演变的动因应是为追求与 VO 语序相和谐。

关键词 山西方言 平遥方言 复句 关联标记

1. 问题的提出

1.1 复句关联标记模式的分类

随着 Dik(1997)的“联系项”理论引入国内,很多学者研究了汉语普通话和方言的各种联系项的分布、位置及语法功能。例如以刘丹青(2003)为代表的一批论著深入研究了现代汉语介词、连词、关系从句标记等;周刚(2003)、刘丹青(2003)、曹逢甫(2004)、储泽祥、陶伏平(2008)、丁志丛(2008)、董秀英、徐杰(2009)、徐杰、李莹(2010)等对复句关联标记的类型特征进行了深入探讨。

储泽祥、陶伏平(2008)研究了汉语因果复句的关联标记模式,认为普通话因果复句联系项可以分为三类:居中粘接式、居端依赖式和前后配套式。而且认为其他语言因果复句的关联标记模式基本上也在这三类之内,也就是说,这三类在世界语言范围内具有普遍性。其实,不仅是因果复句,汉语绝大多数复句的关联标记模式一般也不出这三类的范围。

1.2 平遥方言后置的关联标记与 VO 语序不和谐

考察山西方言复句关联标记模式类型,我们发现,晋语区复句关联标记不如普通话发达,很多复句靠“意合法”表达分句间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山西方言中有不少语气助词可以后置于前分句末充当关联标记。例如(例句中加括号的都是可以省略的成分):

虚拟、假设、条件句:

- (1) 我有空儿(的话),就和你去看电影。(阳泉)
- (2) 有钱(动)咯,就能买房子咧。(阳城)
- (3) 我是你(动)喽,我就不去。(潞城)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类型学视野下的晋方言语法比较研究”(13BY047)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意见。

- (4) 今儿个(要是)下雨时价要是今天下雨,我就能好好睡一觉啦。(大同)
- (5) 兀家那时你(要是)好好儿念书时价的话,就不是块这样儿啊就不是这样子(没出息)了。(五台)
- (6) 今儿(要是)不下雨时地的话,我就能晒粮食咧。(太原)
- (7) 有文化来咧的话,就不用种地咧。(兴县)
- (8) 你那会儿要好好学习散的话。“散”为“时间”的合音,早考上咧。(汾阳)

转折、让步:

- (9) 有韭菜时价,没有鸡蛋虽然有韭菜,但是没鸡蛋。(阳高)
- (10) 有韭菜散“时间”的合音,没鸡蛋虽然有韭菜,但是没鸡蛋。(介休)
- (11) 我再没脑子也,能听下你的意思啞即使我再没有脑子,也能听懂你的意思。(平遥)
- (12) 应该给咱们 2400 是,给啞 1900 虽然应给 2400 元,但只给了 1900 元。(文水)
- (13) 有钱时地价,没啦时间;有时间时地价,没啦钱有钱但没时间;有时间但没钱。(岚县)
- (14) 有文化吧外,没素质虽然有文化,但是没素质。(长子)

以上例句中,山西晋语区不同方言中的“时价/时地/时地价/散”“动啞/动喽”“来/来咧”“也”“是”“吧外”等关联词都附着在前一分句(偏句)末,也在两个分句的中间,属于储泽祥、陶伏平(2008)所说的“居中粘接式”,完全符合 Dik 的“联系项居中”原则。有意思的是,平遥方言“我再没脑子也,能听下你的意思啞”中的“也”本是一个副词,但因为副词一般处于主语后,不符合“联系项居中”原则,因此当地方言往往把“也”附于前一分句末,后一分句则可以不再出现“也”(也可出现)。再如:

- (15) (不管)你说甚也,我不听你的啦无论你说什么,我也不听你的了。
- (16) 你去不去也,我要去咧无论你去不去,我也要出去。
- (17) 外头外面下的雨再多也,我要出去咧无论外面雨下得再大,我也要出去。

所以,山西方言包括平遥话,复句的关联标记后附于前一分句末很常见,也完全符合“联系项居中”原则。

但是,世界语言的倾向性共性是:VO 型语言的关联标记前置于小句,OV 型语言的关联标记后置于小句(Rijkhoff,2002,转引自储泽祥、陶伏平,2008:414)。显然,山西方言以上后置的复句关联标记虽符合“联系项居中”原则,但与山西方言的 VO 语序不和谐。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发现山西平遥方言中,有一个复句关联标记,读音为[məŋ²¹³],本文记作同音字“门”(当地方言深臻摄与曾梗摄合流),已经稳定地居于后一分句的前端,与 VO 语序完全和谐,但共时平面仍能发现其曾经后置的痕迹。本文将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山西平遥方言复句的关联标记“门”由后置到前置的演变轨迹。

平遥县位于山西省中部,太原盆地的西南端,现为晋中市所辖,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平遥方言属晋语并州片。“门”前置的说法主要分布在平遥南部的各乡镇。

2. 关联标记“门”的分布与功能

2.1 “门”可以出现在转折、因果、递进等复句中

“门”作为关联标记,一般前置于转折、因果、递进复句的后一分句前端。

转折复句如:

- (18) 兀家他长得丑,门学习可好咧他长得丑,但学习特别好。
- (19) 有奶是有奶咧,门就是不够孩儿吃(妈妈)有奶是有奶,但不够孩子吃。
- (20) 应该给咱们 3000,门给了 2500 应该给咱们 3000 元,但只给了 2500 元。

(21) 做得多啫啲,怕吃不啫;门做得少啫啲,怕不够吃。

因果复句如:

(22) 夜来昨天我有点点得脑头疼,门就没啦来上班儿。

(23) 这几天居舍家里热可特别忙,门就没啦没有瞭看你去。

(24) 兀家他这几天看病去啦,门就老不在居舍家里。

(25) 兀家他想孩儿想得不行,门就老给孩儿打电话。

递进复句如:

(26) 西坡儿村名离这儿就远,门连公交也不通。 (27) 人家闺女学习好,门人也长得惜人好看。

(28) 这件件衣服买动买的时候便宜,门还好看。 (29) 兀家他今年结啫婚,门还生下个小子男孩。

以上3类例句中,“门”都附在后一分句前端。调查时我们询问发音人“门”是否可以省略,省略后语义关系是否会发生变化,发音人虽主观认为“门”可以省略,省略后分句间的语义关系不变,但在语流中,“门”总是被发音人不由自主地加上,因为只有加上“门”,句子才自然,所以“门”一般不能省去。

2.2 “门”也能后置于一分句末

如前所述,山西晋语区复句关联标记多附着在前一分句末。那么,这个“门”能否附在前一分句末呢?询问发音人时,发音人认为“门”附在前一分句末,可以成立,语义关系不变,但后一分句前端的“门”一般也不能省略,前一分句末的“门”属于可说可不说的成分。前例(18)-(29)都可以出现两个“门”,这里每类列举1例:

(18') 兀家他长得丑(门),门学习可好咧他长得丑,但学习特别好。

(22') 夜来昨天我有点点得脑头疼(门),门就没啦没有来上班儿。

(26') 西坡儿村名离这儿就远(门),门连公交也不通。

因此我们推断:“门”早期与其他多数语气助词充当的关联标记一样,也是后附在前一分句末的,后来结构发生了重新分析,“门”由后置于一分句句末变为前置于一分句句首了。关于这一点,会在下文中详细讨论。

2.3 关联标记“门”的主要功能是连接作用

以上因果、递进复句中,除了“门”外,还必须有另外的副词如“就”“连”“也”“还”等起关联作用,离了这些副词,只用“门”句子不成立;转折复句可以没有副词作为关联标记,如上述转折复句中,只有例(19)有关联副词“就是”,其他3例都只有“门”一个标记,但“门”所出现的转折复句,前后分句之间往往是相反、相对的事件或情况,离了“门”,用“意合法”也能表达转折关系。也就是说,“门”作为关联标记,主要功能是关联作用,表达分句间语义关系的功能较弱。

3. 语气词“门”和关联标记“门”

3.1 单句末的语气词“门”

晋语普遍存在一个语气词“么”,一般后附在单句末,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邢向东(2002)、范慧琴(2007)和郭利霞(2015)等都有过详细深入的探讨。

平遥方言语气词“门[mən²¹³]”应与其他方言的“么”同源(韵母的鼻音色彩是受声母感染所致)。“门”出现在单句句末,主要表示“确认”(也有“强调”)等语气。

值得注意的是,“门”字单句一般出现在话轮的接续句中,有两种语境:一是话轮的始发句是特指疑问句,接续句必须针对始发句中的疑问代词作客观回答,我们简称为“特指答句”,

“门”在这种答句中带有较强的确认语气；二是申诉性答句，即答话人对始发句进行申诉、反驳，整个句子除了确认、强调语气外，还带有较强的反驳和申诉语气。

3.1.1 特指答句中的“门”

“门”出现在特指答句末，例如：

- (30) A: 谁拿的我的充电器咧? B: 我拿的咧门。
(31) A: 你哪天来的太原咧? B: 夜来昨天来的门。
(32) A: 你爸爸今年多少年纪啦咧? B: 五十啦门。

以上3组问答中，问话人是在客观发问，答话人在客观作答，“门”可有可无：句末如果删去“门”，就没有了确认语气或语气很弱。

3.1.2 申诉性答句中的“门”

申诉性答句或者是对始发句所述观点的反驳，或者是对对方某种行为的否定，接续句往往具有“明明是这样啊，你怎么能说是那样呢？”的语气。例如：

- (33) A: 你不是拿的我的充电器啊? B: 我夜来昨天(明明)给恁你啦门。
(34) A: 你说的话不对。 B: 我说得(明明)(就)对的咧门。
(35) 你看不行哇吧? 我就说不行门。

以上3例中，状语位置上也可以出现表确认或强调语气的副词，经常用到的是“明明”和“就”，与“门”的功能基本相同。状语和语气词共现时语气更强烈。如果同时删除“明明/就”和“门”，句子仍成立，基本意思不变，但没有了“确认”“强调”的语气；如果删除其一，去掉句末的“门”或去掉状语“明明/就”，句子的“确认”“强调”语气就会减弱。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例句中的申诉和反驳语气应该不是“门”所具有的，而是话轮中的申诉语境所具有的，“门”在这种语境中仍是“确认”“强调”语气。

除了以上所述语气外，“门”还可以附带多种主观语气(埋怨、责备、讽刺、催促等)，因与本文无关，不再赘述。

3.2 申诉性答句中的“门”与主观弃择句中的“门”

郭利霞(2015)发现，山西方言普遍存在一种“主观弃择句”。平遥方言中也有这种句式，完整的主观弃择句如：

- (36) A: 你坐的着汽车去的太原啊? B: (我坐的)动车门,(你说)汽车。
(37) A: 你爸爸今年有五十啦哇? B: 四十门,(你说)五十。
(38) A: 外“兀块(那个)”的合音是小英家妈哇? B: 姨姨门,(你说)妈。
(39) A: 今晌午咱们多炒些鸡蛋哇,你爷爷好吃炒鸡蛋。 B: (好吃)煮鸡蛋门,(你说)炒鸡蛋。

以上完整式主观弃择句，可记作“P 门,Q”，“门”一般附在P之后，这种结构显然是复句形式。很明显，这种复句是由3.1.2中申诉性单句演变而来：

首先，从语义角度看，申诉性单句和“P 门,Q”结构都是质问对方：“明明是这样啊，你怎么能说是那样呢？”有很强烈的申诉和反驳语气。

其次，从结构的角度看，“P 门,Q”中的“Q”是显性的，申诉性单句则是受经济原则的制约，省略了(或者说是隐去了)“Q”，如果需要，这种单句隐含的“Q”都可以凸显。例如3.1.2中(33)-(35)例都可以变为“P 门,Q”结构：

- (33') A: 你不是拿的着我的充电器啊? B: 我夜来(明明)给恁你啦门(,你说是我还拿的着)。
(34') A: 你说的话不对。 B: 我说得(明明)(就)对的咧门(,你非说我说得不对)。
(35') 你看不行哇? 我就说不行门(,你非说行)。

以上3句显示,申诉性单句与主观弃择句的区别只是“Q”是否省略(隐现)的问题,二者在语义上是一脉相承的,主观弃择句是由申诉性单句发展而来的。

主观弃择句与申诉性单句一样,强烈的“申诉”和“反驳”语气应是由语境或构式具有的,不是“门”的功能,“门”的主要作用仍是表达“确认”和“强调”的语气。

值得注意的是,“门”在主观弃择句中不能省略,否则不成话或会改变分句间关系,如上例(36)-(39)去掉“门”后,在不同语境中,要么不成话,要么会变为选择关系的复句。因此,“门”在主观弃择句中除了语气功能外,还具有一定关联标记和成句的作用。

3.3 特指答句中的“门”与转折、因果、递进复句中的“门”

我们认为,2.1中所列转折、因果和递进复句是由特指答句中的语气词“门”发展而来的。具体如下。

3.3.1 复句与单句中的“门”都具有“真实”和“确认”义

因为单句语气词“门”的主要功能是“确认”(也表“强调”),所以“门”在复句中所附着的是分句,其所述事件必须是真实存在的,起码是说者“确认”其具有真实性。这是语气词“门”和关联标记“门”共同的语义基础。

“门”可以用于转折、因果、递进等复句之中(参看2.1中例句),这是因为这几类复句中的两个分句,无论是偏句还是正句,都是现实世界中真实存在的,起码是说话人认为是真实存在的,是说者确认的事实(例子详见2.1),所以“门”既可以附着于前句,也可以附着于后句。

如果复句中的分句是虚拟、假设或未实现的事实,则不能用“门”。例如:

(40) 第明明天下雨啫啫/*门,我就不来啦。 (41) 今早晨多吃上些桑是的话/*门,这阵阵就不饿啦。

(42) 我要不啫去北京*门,要不啫去上海*门。(43) 你是去北京*门,上海*门,还是广州咧?

以上例句中,例(40)、(41)是假设复句(包括虚拟语气),例(42)(43)是选择复句。这些表达非真实事件的复句,不论前句还是后句都不能用“门”。也就是说,平遥方言中“门”一定不能附着于不表达真实事件的分句上。

3.3.2 在问答原因的话轮中,“门”字单句大都隐含着因果复句的语义关系。

特指问答话轮中,有一类始发句用疑问代词“怎地为什么”询问原因,接续句必须针对“怎地”回答,答句末一般要后附语气词“门”,而且答句虽是单句,但隐含着因果关系,如果语境需要,可以显现为复句形式。例如:

(44) A: 怎地你还吐出来? B: 皮皮门(,就吐出来啦)。

(45) A: 怎地这次没啫没有考好? B: 前两天我感冒啦门(,就没啫考好)。

(46) A: 怎地兀家他老是肚儿疼? B: 凉的吃得多啦门(,就老是肚儿疼)。

以上例句中的答句如果加上括号中的后一分句,就是一个完整的因果复句,只是受经济原则的制约,后一分句一般不说出来。

显然,这类回答原因的单句与主观弃择句一样,都隐含着复句的语义关系,也都很容易使单句中的语气词“门”与复句关联标记建立起密切联系。

3.3.3 转折、因果和递进复句的前后两个分句,可以形成一组有复句语义关系的话轮

调查中我们发现,“门”字单句出现的话轮中,始发句和接续句之间经常隐含着复句的语义关系;而转折、因果、递进复句的前后两个分句也可以形成一组话轮。如2.1中的例子都可以变为话轮中的前句和后句,这里仅举3例说明:

(18') A: 兀家他长得丑。 B: (门)人家学习可好咧。(AB两句为转折关系)

- (22') A: 夜来昨天我有点点得脑头疼。 B: (门)就没啦来上班儿?(AB两句为因果关系)
(27') A: 人家闺女学习好。 B: (门)人也长得惜人好看。(AB两句为递进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当AB两句之间有复句语义关系时,B句句首往往会用一个“门”来标记。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分析。

总之,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门”作为语气词和作为复句关联标记有共同的语义基础,即都必须出现在可以“确认”、具有“真实性”语境中。“门”字单句在话轮中经常隐含着复句的语义关系,“门”字复句的两个分句在话轮中也可以变为前后两个有意义关联的单句,因此,复句中的关联标记“门”与单句中表达确认语气的语气词“门”有着直接的关系:复句关联标记“门”是由单句语气词“门”发展而来的,即:

单句 → 隐含复句关系的单句(省略式复句) → 复句

4. 结构的重新分析与“门”前置的句法诱因

4.1 复句关联标记“门”由后置到前置是结构重新分析的结果

由3.1可以得知,单句中的语气词“门”往往是后置于句末的;3.2和3.3也表明,隐含复句关系的单句语气词“门”也都可以后置于句末,成为复句后,“门”仍能后置在前一分句末,既表达确认、强调的语气,也具有关联标记的作用(如例(33')-(35')、例(44)-(46))。由此我们可以确认,复句关联标记最初应该是后置于前一分句末的。

如果用S表示单句,用P表示复句的前一分句,用Q表示复句的后一分句,用m表示关联标记“门”,那么最初的结构应该为:Pm,Q。但从2.1可以看到,转折、因果、递进等复句中的“门”更习惯前置于后一分句句首,结构应是:P,mQ。两者的演变关系应该是:

$S_m \rightarrow P_m, Q \rightarrow P(m), mQ \rightarrow P, mQ$

我们以“我前两天感冒得不行,就没啦考好”一句为例,看“门”由后置到前置的演变过程:

- (47) a. A: 怎地你这次考成个这样? B: 我前两天感冒得不行门。
b. 我前两天感冒得不行门,就没啦考好。
c. 我前两天感冒得不行(门),门就没啦考好。
d. 我前两天感冒得不行,门就没啦考好。

以上例句中,a句是单句,“门”附着在接续句末;b、c、d都是复句,“门”的位置既可以是Pm,Q(b句),也可以是P(m),mQ(c句),还可以是P,mQ(d句)。其中P,mQ(d句)说法最自然。

主观弃择句在共时平面也有如下同样的演变过程:

- (48) a. A: 你兀那件件风衣是人家给啉你的哇? B: 买下的门。
b. A: 你兀那件件风衣是人家给啉你的哇? B: 买下的门,(你说)给啉的别人给的。
c. A: 你兀那件件风衣是人家给啉你的哇? B: 买下的(门),门(你说)给啉的。
d. A: 你兀那件件风衣是人家给啉你的哇? B: 买下的,门(你说)给啉的。

总之,“门”的位置的变化实际上是经过了结构的重新分析,可以图解如下:

$(P_m, | Q) \rightarrow (P, | mQ)$

4.2 “门”由后置到前置的句法诱因

4.2.1 紧缩复句的高频使用模糊了“门”的后置与前置的界限

调查中我们发现,平遥方言“门”字复句中,紧缩复句的出现频率很高。紧缩复句没有语音停顿,“门”在两个小句中间,既不前附也不后附,是真正的居中:

(49) 你丢佬东西门不早说。 (50) 兀家他明知道不行门还要考咧。

(51) 兀家他泡上衣服门不洗啦。 (52) 你不知道门也不问问人。

以上紧缩复句在当地方言中出现频率很高。这应是“门”由后置到前置演变的诱因之一，也是“门”能发生结构重新分析的主要原因：既不前附也不后附的“门”，模糊了后置与前置的界限，使“门”的结构有了重新分析的可能。

4.2.2 “门”是话轮中始发句和接续句语义关联的标记

如前所述，“门”在复句中由后置到前置是经过结构的重新分析。但如 1.2 所述，山西方言（包括平遥方言）有很多后置的关联标记，大部分并没有发生前置的变化，“门”率先发生由后置到前置的重新分析，我们认为更重要的诱因是话轮中“门”成为标识话轮中接续句与始发句具有复句语义关系的关联标记。

首先，“门”只出现在接续句，不能出现在始发句。例如：

(53) a. A: 怎地你夜来昨天没啦上班儿? B: 我夜来昨天有点点得脑头疼咧门。

b. A: 我夜来有点点得脑头疼。 B: 门你就不来上班儿啊?

c. A: 怎地你夜来昨天没啦上班儿? B: 我夜来昨天有点点得脑头疼门。

A: (责问语气)门你就不来上班儿啊?

上例中“我夜来昨天有点点得脑头疼”一句，在 a 组和 c 组中都是接续句，句末都附着“门”，但在 b 组处于始发句位置，句末不能附着“门”，当我们试着给 b 组的 A 句末加“门”时，发音人却坚决反对。经过大量例句的反复核实，我们发现，平遥方言单句的语气词“门”只出现在话轮的接续句中，不出现在始发句中。

其次，“门”在单句中的后置或前置，与话轮中的始发句有密切关系：当始发句是特指问句时，接续句必须针对始发句中的疑问代词回答问题，没有别的选择（否则就是不合作），这时“门”出现在句末，只表达确认语气。例如 3.1.1 中的例 (30)-(32)：

(30') A: 谁拿的我的充电器咧? B: 我(拿的咧)门。

(31') A: 你哪天来的太原咧? B: 夜来昨天(来的)门。

(32') A: 你爸爸今年多少年纪啦咧? B: 五十啦门。

如果话轮中的始发句不是特指问句，甚至不是疑问句，接续句与始发句之间就失去了必然联系，各种回答都有可能出现。如上例 (53b)，始发句是“我夜来昨天有点点得脑头疼”，接续句可以是“你去医院看去来没啦咧？”“这阵阵现在还疼不疼啦？”“你要多注意休息。”“我也夜来昨天有点点得脑头疼。”等多种可能，这些句子都是合格的接续句，但没有语义关联——平遥方言中，与始发句没有语义关联的接续句首不能加“门”——如果两者有类似复句的语义关系，说话人就会在接续句首用“门”来标记这种关系。如上例 (53b) 句中是接话人根据始发句推导出了“你就不来上班儿”，与始发句构成了因果关系，为提醒听话人注意这种语义关系，接话人就会在句首加“门”作关联标记（(53c) 句的第三句也是如此）。再如：

(54) A: 兀家他闺女学习可特别好咧。 B: 门人家长得也惜人漂亮。

(55) A: 今儿的风刮得大咧。 B: 门不怎地怎么冷。

例 (54) 的接续句与始发句之间是递进关系（“门”相当于普通话的“而且”）；例 (55) 的接续句与始发句之间有转折关系（“门”相当于普通话的“但是”）。所以这两句都用“门”在句首作语义关联标记。

总之，紧缩句模糊了“门”前置和后置的界限，使其能发生结构的重新分析；“门”作为话轮中前后两个单句有语义关联的标记，是另一个重要诱因，这一诱因能够回答为什么在众多的后

置关联标记中,“门”率先发生了重新分析。

5. 结论及余论

5.1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语气词“门”和复句关联标记“门”有共同的语义基础:都必须出现在表示“确认”、具有“真实性”的语境中。“门”字单句在话轮中经常隐含着复句的语义关系,“门”字复句的两个分句在话轮中也可以变为前后两个有意义关联的单句,因此,复句中的关联标记“门”与单句中表达确认语气的语气词“门”有着直接的关系:复句关联标记“门”是由单句语气词“门”发展而来的,即:

单句 → 隐含复句关系的单句(省略式复句) → 复句

第二,进入复句后,“门”应是先后置于前一分句末,受紧缩句高频出现的影响,“门”与前后分句的界限逐渐模糊,结构发生了重新分析:

(Pm + Q) → (P + mQ)

语料显示,平遥方言共时平面的关联标记“门”既可后置于前句末,又能前置于后句前端,以前置为最自然的表达。“门”由后置变为前置的演变路径应是:

Sm → Pm + Q → P(m) + mQ → P+mQ

第三,山西方言(包括平遥方言)的语气助词作关联标记时,以后置于前一分句末为优势,“门”率先发生前置变化,与“门”在话轮中充当前后句的语义关联标记有关。

第四,无论后置还是前置,“门”都处于两个分句之间,完全符合“联系项居中”原则。追求与 VO 语序相和谐,应是“门”从后置到前置的推动力。

另外,转折、因果和递进等复句共用“门”一个联系项标记,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关于这一点,张建(2012)有较详细的论述。

5.2 余论

关联标记由后置到前置,平遥方言的“门”并非孤例。我们在平遥方言中还发现了两类关联标记的后置与前置在共时平面共存的说法,这些说法在山西其他方言中也能见到。具体如下:

例证一:“哪是”/“啦是”的后置与前置

平遥方言(并州片):

(56) a. 我吃上个苹果啊,香蕉哪是,梨儿咧? b. 我吃上个苹果啊,香蕉,哪是梨儿咧?

(57) a. 我去我二姑家哪是,去我大姑家咧? b. 我去我二姑家,哪是去我大姑家咧?

兴县方言(吕梁片)

(58) a. 我是听你的啦是,听那他的嘞? b. 你去北京呀,去上海也,啦是去西安也?

平遥方言的两个例句中,a 句中的“哪是”后置于分句末,b 句的“哪是”前置于分句前端。a 句和 b 句处于自由替换阶段,两个分句间停顿很短暂。

兴县方言的“啦是”,语流中缓读时一般后置于前句,急读时句中无停顿,“啦是”既不前附也不后附;b 句在语流中则一定是前置于后一分句前端。前置与后置的分化条件是:二选一复句中多后置,多选一复句中多前置——一般是前置于最后一个分句。

平遥和兴县方言这种关联标记由后置到前置的共时演变与平遥方言“门”的演变路径基本一致,导致其演变的动因,也应是追求与 VO 语序相和谐。

例证二：“时地”的后置与前置

(59) a. 我是你时地,我就不去。(太原)

b. 时地我是你,我就不去。(平遥县卜宜乡果子沟村(平遥县西南部))

上例中,a句太原话用“时地”后置于一分句,表达虚拟语气;b句平遥县卜宜乡果子沟村话则是用“时地”前置于一分句前端,与后一分句的“就”遥相呼应,表达虚拟语气的“时地”与后一分句中的“就”构成“前后配套式”(储泽祥、陶伏平,2008)。我们看到,a句的说法与山西晋语区大多数方言的类型一致,是一种优势的说法,“时地”处于两个分句之间,符合“联系项居中”原则;b句“时地”前置于一分句句首,不符合“联系项居中”原则,但与VO语序更相和谐。不过这种联系项前置于一分句句首的说法在山西方言中处于劣势,所以很少见到,即使平遥县卜宜乡果子沟村,同义复句也更多用后置语序表达(“我是你桑娘,我就不去”)。

总之,如前所述,世界语言的倾向性共性是:VO型语言的关联标记前置于一分句,OV型语言的关联标记后置于一分句。平遥方言复句关联标记“门”和其他山西方言关联标记由后置到前置的演变动因是为追求与VO语序相和谐。这种演变在山西方言中目前还是零星的,非系统性的。它的发展前景有两种可能:或者成为优势语序逐步替代后置标记,或者被优势的后置标记所同化,我们将拭目以待。

我们看到,粤语(参看麦耘,1993)、吴语(参看徐烈炯、刘丹青,2007)等方言中有与平遥方言“门”前后置重新分析的类似现象。关于各方言同类现象的比较研究,我们将另文讨论。

参考文献

- 曹逢甫(著) 2004 《汉语的句子与子句结构》,王静(译),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储泽祥 陶伏平 2008 《汉语因果复句的关联标记模式与“联系项居中原则”》,《中国语文》第5期。
- 丁志丛 2008 《有标转折复句的关联标记模式及相关解释》,《求索》第12期。
- 董秀英 徐杰 2009 《假设句句法操纵形式的跨语言比较》,《汉语学报》第4期。
- 范慧琴 2007 《定襄方言语法研究》,语文出版社。
- 方梅 2012 《会话结构与连词的浮现义》,《中国语文》第6期。
- 郭利霞 2015 《山西山阴方言的主观弃择句“X么(Y)”》,《中国语文》第1期。
- 刘丹青 2003 《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商务印书馆。
- 麦耘 1993 《广州话“先”再分析》,《广州话研究与教学》第一辑,中山大学出版社。
- 邢福义 2001 《汉语复句研究》,商务印书馆。
- 邢向东 2002 《神木方言研究》,中华书局。
- 徐烈炯 刘丹青 2007 《话题的结构与功能(增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
- 徐杰 李莹 2010 《汉语“谓头”位置的特殊性及相关句法理论问题》,《汉语言文学研究》第3期。
- 张建 2012 《汉语复句关联标记模式的组合经济性》,《汉语学报》第4期。
- 中国社会科学院 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 1987 《中国语言地图集》,(香港)朗文出版(远东)有限公司。
- 周刚 2003 《连词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要略》,《安徽大学学报》第1期。
- Dik, Simon C. 1997 The structure of the clause. In kees Hengeveld (ed), *The Theory of Functional Grammar*. Revised version.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Rijkhoff, Jan 2002 *The Noun Phras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史秀菊 太原 山西大学文学院 sxtysxj@163.com;
郝晶晶 太原 山西大学文学院 996124387@qq.com